屈騷指掌

武進胡文英繩崖注

九章

九章之作，非作于一處一時。惜誦篇自郢都將往江南時作，涉江由武昌至辰州時中途作，哀郢懷王將入秦遷屈子于岳州時作，抽思思美人作于今之江南，懷沙惜往日作于今之湖南，橘頌不知作于何地，悲回風作于郢都，餘詳見各篇題注。舊注誤以今之湖南為江南，又未明水陸程途形勢，遂至含明據而就空談，今為之分疏別白，庶不至誣古人而誤後人也。

惜誦

惜誦篇，繼離騷後所作，玩其中云，儃佪干傺，求云，會思遠身，大約自郢都

將徃江南時作也、

惜誦以致愍兮誦、如孟子爲王誦之之誦、謂直言而無隱也愍可愍也惜以直言不見用、而反致此可愍之境也、發憤以抒情。抒抒寫也情所難忍故發憤而抒寫之也、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有所不由衷之言則天宜知之、天當厭之、正猶的也所言皆合天理故天可爲正也、令五帝以折中兮。古聖人必得其中、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嚮服、証其行事也六神、六氣之神六神嚮服可見無時非忠矣備御共待而證其所言也山川備御、足證無地非忠矣、命咎繇使聽直。咎繇與皐陶同古賢人必不阿枉、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肬音瘤。贅肬、多肉

也。莊子附贅縣肬，竭忠誠，則宜君臣一體，而同僚亦如手足之相顧矣，乃反羣擯而出之，如贅肬然，天地神人，其鑒此否。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儇媚，輕儇爲媚，蓋厚重之人，必不能媚也。背衆人皆爲此，而我獨否也。待君知，不向人而乞哀，寧歸誠于君父也。

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言與行符，可尋其迹，情與貌合，不變其初，君倘察之，臣實無罪也。

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古有知臣莫若君之語，此不必遠求所證，即君之于臣，亦可見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左傳，怨偶曰仇。言巳先君後身，羌知衆人自愧其不如，雖與衆耦居，反猜嫌日甚而成仇，然此猶淺也。吾以爲人臣無私

專惟奉君行法別無顧忌于是衆小切齒如父兄之讐而殆自此矣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壹心于君而不爲猶豫自以爲可保無虞孰知竟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疾親君奔走先後欲及前王踵武也如此而有招禍之道理亦難憑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賤貧猶言微末也前者螳臂當車忽焉忘之今因君之不以我爲忠而思之而始知所言之不量矣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不貳即上專惟之意迷之爲言茫如也人臣事君各盡其心而已豈嘗計及自何門而入即得君之歡而固其寵乎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以忠遇罰人或疑其賈直故曰非余之所志班氏謂其露才揚已豈嘗深究其義之所存哉行

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咍、讀若戲、嗤笑之聲、吳楚諺也、言我一人獨行此不貳而顛越、衆人皆旁觀而咍然笑其愚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紛紛然逢君之尤、亦可以快小人之心矣、而又罹衆之謗、蓋以謇謇直言、衆人所深忌、故不能釋然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承上言逢君之尤、情已沈抑而不達、離衆之謗、又蔽而莫之肯白、以故鬱邑侘傺、居處不樂、又莫有察余之中而解吾之憂者、其何以處之哉。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煩言、謂已之前後所欲盡言于君者、如歷年之所以獲罪者、臣意云何、君以誤聽而加罪、非臣之罪、亦非君之薄于臣也、臣之所欲言者如是、固不可結而遠

遺、而宜面陳矣、而奈何陳志無路、如下文所云矰弋諸物、可畏而不敢也。固煩言二句宜在吾至今乃知其信然下、矰弋機句之上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承上文莫白莫察而言、我將退而靜默以俟白俟察、久之將有知我之情者乎、而未有也、我將進而號呼以求白求察、急之將有聞我之情者乎、而又未有也、安得不侘傺而又侘傺煩惑而又煩惑、中心昏悶而瞀亂、忳忳然不下哉、申重疊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

杭、浮梁旁扶手木也、吳楚諺謂之扶杭、杭以喻將得君行道、而獨立無助、遂焉中止也。

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

厲神、泰厲公厲之神、今楚

中有郡厲壇、州厲壇、載在祀典、使厲神占之、如風俗問吉凶于土神之類也極至也有志極故夢登天無旁、無旁輔之象也、危獨離異、猶言離異而取危獨也可息不可恃斷詞也厲神祠解占者之言止此

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故、承上占者之言、而悟其故也、若是、謂離異逢殆、謂危獨也、

懲熱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韲音虀。懲熱羹而吹韲時俗之諺也、何不變此志憤極而反言之、猶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餓、轗軻長苦辛之意也、

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釋階登天事君不以道也、曩之態不羣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我雖欲從神占、而不與衆離、而曩態偶萌、衆亦必駭然遽去、而不與我同心矣、又何以得有伴哉

同極而異路

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所至則同而所由則異如同一事君而其道各異又何以得相援哉此所以終于有志極而無旁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或子孝而父信讒或君明而臣過剛屈子懷王均有誤焉故兩引之蓋懷王之失在于信讒屈子之失在于婞直而不豫爲之防苟豫知其讒則以欲奪草稿之事先白之讒惡得入乎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作忠造怨本成語也謂之過言信道篤而涉世未久也九折臂而成醫亦成語也至今乃信已嘗折臂之苦遂知得疾之故治疾之道也。此下脫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二句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

張而在下。機在上、張在下、喻小人用事、設張辟法至嚴密、君子不得不畏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辟音必。君所欲釋者則張其網使之去、而云法所宜宥、君所欲罪者、則辟其網使難去、而云法所不宜宥、舞文弄法、以從君所好、我既爲君所怒、又爲小人所憎、雖欲側身而入、君豈能開一面之網乎、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尤音移。干傺求止于內而不遺出也、重患、人再患之也。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高飛遠集絕人逃世也、後漢書、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罔謂何之、不繫其念、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類也。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橫奔失路、由徑而失道也、堅志不忍、則寧窮約以終身而不能半塗自廢矣、背膺牉以交痛兮。心

鬱結而紆軫。牉音泮。背膺一體、牉則不能不痛、猶君臣亦一體也、而今則不相合、如是安得不痛哉、紆軫迴旋窒塞也、擣木蘭以矯蕙兮。明楊溥在獄十年、讀書古人、雖患難顛沛、不離學問、屈子擣木蘭以下、正患難中學問也、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春日、載陽之日、踰陰黨既消、君有時而悟、則所學仍可用也、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情質不信、即上所謂非忠而言之也、重著謂離騷九天為正、此復云蒼天為正、以自明其心跡之無他、冀幸君之一悟也、撟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撟音矯。撟舉也、媚、如媚于天子之媚、愛君之忱也、私處不敢班班顯言、俟君之察也、曾思遠身、深思其故、而不與羣小並列、即漁父所謂深思高舉也、

涉江

涉江篇由今湖北至湖南途中所作若後人述征紀行之作也按屈子由今之武昌府啟行將濟臨湘縣江故曰將濟江湘不忘郢都登武昌高處以望荆州府則爲反顧矣故曰乘鄂渚而反顧由武昌之通山縣崇陽縣通城縣至岳州府之臨湘縣渡江至方臺山舍車就舟故曰邸車方林由方林乘舟泝沅江而上故曰乘舲上沅經過常德府城南枉山陼故曰朝發枉陼由枉陼窮沅水而上即爲辰州府城西南故曰夕宿辰陽由城西南入漵浦縣溪河故曰入漵浦余儃佪然玩末句忽乎吾將行則漵浦仍屬過徑也舊說錯亂今爲參以現在郡縣之名庶觀者瞭然焉

余幼好此奇服兮。以奇服喻懿行服被服猶云佩也包下冠劍雜佩諸物而

言以宋玉之不敢直諫、猶曰瑰意琦行、世俗不知、則不但世俗怪屈子之奇、屈子亦自覺其異于俗矣、年既老而不衰。不衰指所好而言、帶長鋏之陸離兮。戰國策長鋏歸來乎、周禮考工記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蓋豪士亦多以長劍為美飾也、冠切雲之崔嵬。切雲、繡雲于冠也、被明月兮珮寶璐。明月、珠名、璐、美玉、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我豈以世俗不知而易其操、亦各行其是而已、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莊子、受命于天、惟舜獨也正、屈子于離騷中、始則曰就重華而陳詞、末則曰奏九歌而舞韶、此則曰與重華遊兮瑤之圃、則屈子之生平、所得力而可見、諸行事者、亦可想見矣、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

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食玉英、則益增其貞潔、吾之道、豈不可以比壽天地、齊光日月乎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自楚南以迄粤東西、皆在郢都之南、重華卒于粤西、故承上而言南夷豈能知我、然今將濟江湘而就之、寧不哀哉、觀下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于山中、可見舊注謂屈子斥楚爲南夷、誤于未識地形故也、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欸音倭風叶分也、欸、歎息聲、緒風、績績之風也、鄂渚、今武昌地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即今岳州府方臺山也、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舲音零、汰音泰。舲船、小船、上沅、逆流上沅江也、吳榜、吳船所用之楫、取其輕利、今長沙諸小舟、其楫俱似吳地小舟所用也、汰、沙

水相流之處故下云淹回水而凝滯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滯音帶陼音渚枉山在常德府城南又府城東門外有屈子廟廟前有招屈亭劉禹錫詩昔日居鄰招屈亭是也辰陽即今辰州府之南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苟問心無愧雖遠遷謫于昭質不虧又何傷哉亦自解其憂之辭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漵音敘。漵浦在今辰州府今有屈子昭靈祠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此皆儃佪漵浦中所見之境也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

中。樂音洛。此承上深林以下諸境而歎此生之無聊也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承上言此皆吾不能變心從俗之故然君子固窮則亦安于此而已。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桑扈子桑伯子也接輿桑扈蓋皆賢人知世不能用已而托于狂放以自隱者也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古既有之、今亦宜然、余無聊之極、借以自解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董道不豫正已之道而不疑也重昏即幽處山中之意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壇音善。壇祧廟藏主之所露申辛夷死

林薄兮。露申花、今名夜來香、林薄林木叢雜之處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薰蕕不同器而藏、賢奸不共國而仕、其勢然也、陰陽易位。時不當兮。當平聲。當值也、時不當、自怨生也、小人象陰宜常處于歉、君子象陽宜常處于盈、今使小人盈、而君子歉、則陰陽易而失位矣、豈時之所值如此乎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懷忠抱質而反至于去住兩難、則亦惟有奮然不顧、忽然而行、庶乎忘此愁苦矣、

哀郢

哀郢痛懷王將入秦遷屈子于岳州時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詩大雅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此卽史公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百姓民皆原自指呼皇天而告則義然也震愆上怒而下得罪也何訴辭也離散相失卽以東遷言猶離騷之言離別而此益甚耳、方仲春而東遷。東遷由今之草市長湖下漢江至武昌皆向東行也或曰屈子何以不由荊江出荊河口過洞庭至岳州府登不甚便而爲此遠道也曰荊江險而難行故人多由漢江也或曰屈子何以不由虎渡只至長沙下岳州不更便而發乎曰虎渡只須四月水長方可行舟仲春無水不得行也、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此是豫言其所至江夏卽今之武昌

府地、遵江夏以流亡、王命其如此行也、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鼂同朝。軫懷傷懷也、發郢都而去閭兮。今之荊州即古之郢都也、閭、三閭大夫之所居也、怊荒忽其焉極。怊、悵貌、老子、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齊揚則宜去之速矣而更容與焉、則以哀見君之不再得、而未忍去也、此應是諫入秦之後被逐、屈子亦知懷王之必死于虎狼之秦而無相見之期矣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老子、過喬木而必俯、子知之乎、長楸、梓所在、則涕有所難禁矣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此亦豫言以志其悲、夏首、即江夏之首、由荊州至武昌、則爲向東北行、由武昌而至洞庭、則爲向西南行、龍門、舊注楚東

門也、余按龍門、恐卽龍山耳、讀者須辨東遷西浮四字、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蹠、蹈也、倘恍失意之後、行不知所之也、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去故都、則爲客子矣、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薄、泊也、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絓結、不解也、蹇產、難下也、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將者、亦豫期之辭、下浮、卽順漢江而下也、先下漢江、而後逆流上洞庭、倒言之者、以諧聲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歸州有屈原宅、在荊州之西、荊州又在江夏之西、故曰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

都之日遠。夏浦、江夏之浦也。以既出漢江而言之也。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大墳、土隴之高者。爾雅、墳、大防。哀州土之平樂兮。州土、荊州之土也。楚地山脊者多、惟荊州府四周如砥、水道交通、宜百卉禽魚、最為樂土、余嘗暑涉楚南北之境、益知屈子之言、信而有徵也。悲江介之遺風。風叶分。江介、孫叔敖墓所在也、孫叔敖曰死當葬我于江陵、遺風、流風餘韻也、當陵陽之焉至兮。陵陽、巴陵之陽也、前云上洞庭是也、焉至、何時而至也、岳陽風土記、屈原故宅、在巴陵縣城南、淼南渡之焉如。江夏縣東、舊有南嘴渡、蓋由通山往巴陵之舊徑也、淼、水大貌、焉如、何所往也、蓋因水之渺茫而言也、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并不知夏口之地、將為丘墟、況郢之兩東門

乎屈子出自東門故指其所經而歎之、心不怡之長久兮。目視宗國坵墟

而已又無可致力是以形佇神迷而不怡之長久也。憂與憂其相接。憂來無方

不可斷絕矣、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不可

涉、不得涉也得涉江夏則郢亦不遠矣、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

而不復。吾始之被逐、忽然若有所失、猶不自信、以爲天道無往不復、今至九年不復則

知將來之無可望矣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

承歡之汋約兮。謀荏弱而難持。汋音綽。居則慘然鬱鬱而不

得通其誠、行則蹇然、侘傺而含其慼、故外雖承

君之歡而汋約、內之誠信則固已荏弱而莫能

自持矣、蓋懷王時、屈子不過疏而不得入與王

圖議秘密耳、或內任或外任、俱未可知、而外之

禮貌猶未甚衰故得使齊及諫釋張儀若在頃襄之世已去位爲民則亦犯數而斯辱之義矣怨之又何爲乎觀賈誼以一介儒生出爲長沙太傅猶以爲憾是屈子之出外非無官守之比而外承歡之汋約王之遣其出也亦必有辭以處之矣汋約異順貌荏弱柔立貌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

被音披○承上而言我之所以難自侍者以忠雖願進不敵妒者之鄣也湛湛盛大流行之貌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被離紛披貌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

堯舜知其子之不肖而能割愛懷王知子蘭之不肖而不能割愛

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盜跖曰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有此語也衆讒人欲黨子蘭而愚懷王則亦如是而已

憎慍惀之修美兮。

慍惀渾淪也慍字吳音烏隕切楚音

呼混圾、屈子豈不慮秦伏兵之詐、然未敢明言、但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是渾淪其辭也、衆讒人、豈有不憎之者哉、爾雅注、言蘊渾、卽渾淪也、好夫人之忼慨。好去聲、忼同慷、○夫人、謂子蘭也、子蘭曰奈何絕秦歡、是少年忼慨、敢力保其父以無事也、而衆讒人又附而和之、是好非所宜好也、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踥蹀音妾蝶。○踥蹀、躞足而進也、美、修美也、亂讒人爭進、則修美自超遠、而愈速其行邁矣、○曰曼余目以流觀兮。曼、環繞也、招魂蛾眉曼睩、又長髮曼鬋、流觀、周視也、左傳視流而行速、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首丘、所生之丘、檀弓狐死正丘首、仁也、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若果爲吾之罪而棄逐、則亦甘之矣、不然、豈能日夜而忘

返予

抽思 抽思篇作于今之江南、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蹇產、欲釋不釋之貌、曼、延也、心本若有所曼延、引之難已、而又遭夜之方長、則憂與夜俱永而不可已矣、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秋風動容、草木搖落而變衰、人亦爲之憯悽也、回極、回旋之極、北極最高、天之樞紐、日夜回旋之不已、然常時恒不知其運轉、惟秋至河漢分明、因河漢之轉、遂見回極浮浮然轉也、何者、歎天運之速、而不鑒我之忠誠也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數音朔。惟、思也、懮懮、憂思旋轉之貌、承上而言秋風動容、不虞人之悲感、猶蓀之多怒、不虞臣之愁思也、回極浮浮、不能下鑒我之忠誠、猶我之傷心懮懮

不能上感君之衷曲也、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橫奔顛倒急行也、民尤、謂無命擅行、非人臣之體且將如常民之罹于尤罰而獲罪也、故借鑒于此、而且自鎮、定焉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矯如矯詔之矯、已不得往、故息矯以達之也、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回畔、不王也、他志、斥原而與秦約好也、蓋懷王本與原密謀圖秦、今不圖秦、已可怪矣、乃更欲與秦約好不亦異哉、舊說、不言黃昏為期者何事、但曰既之、夫忠臣之于國、必有所不得已者、而後惓惓憤憤、三致意焉、若徒執一身之進退得失、以為之憂喜、乃鄙夫患得患失之態耳、豈屈子之志哉、憍吾以其美好兮。憍驕同。憍、高傲也、莊子、虛憍而恃氣、覽余

以其修姱。覽、視也、嬌、美好、覽修姱、王怒于非我莫能之譖、若曰我亦能之如此也、昔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則安知絳灌非即用上官之策乎、夫文帝三代以下聖主、猶復不忘情于所長、況懷王乎、史公合而傳之、蓋有以也、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因怒屈子、并輟謀秦之願策、故曰爲余造怒也、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承間自察、待君之間、而親察我所行、寧有此自矜之言哉、然君方盛怒、又戰慄傷悼而不敢辯也、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憺憺、心虩虩而不定也、蓋始以逢君之怒、驚怛傷病故未進而已呈此態也。此下疑脫初吾所陳二句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我今以歌著者歷歷陳之、君固未嘗忘也、但中于小人先入之言、故

含怒而佯若不聞焉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切切直也、切直者、不肯媚君、況肯媚小人乎、于是羣小惡其切直、恐其指斥已之行、媚皆以爲大患、而息所以去之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亡、忘同、所陳耿著、君固分明見之也、豈其庸忘、君未應皆忘、可覆案也。此二句宜在心怛傷之憯憯下、茲歷情以陳辭上、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蹇通作謇、豈願爲此蹇蹇、以取怨哉、誠以良藥苦口利于病、庶爲君釋回增美耳、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三五、三皇五帝也、何極不至、極其功則自至其道也、遠聞難虧、若三皇五帝、有聖君之名、彭咸、有忠臣之名、雖欲貶損之而不能也、善不

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
不實而有獲。作去聲。小人之虛惑誤欺其君者、以爲舍躬行實踐之外、更有便
捷之方、可以隱縱私欲、顯得美名耳、然無施之報、不實之獲、寧有是理哉、少歌曰。少頃
復歌也、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與美抽思、代君
設想也、并日夜而無正、所謂忘其日而朝臣莫知也、憍吾以其美好兮。敖
朕辭而不聽。敖去聲。敖而不聽、謂王明知其言之是、而偏不聽也、楚人謂彊不
聽曰敖、倡曰。倡、如一倡三歎之倡、謂字少而音多也、有鳥自南兮。來
集漢北。自南、自郢都也、漢北、江南之地也、漢水、自西來、東注于漢口大江、又極東即爲
今江西地、極南即爲今湖南地、極北即爲今江南地、斜帶西北爲河南地、斜帶東北爲江西地

然江西不可爲漢北、以其與漢水對也、惟河南江南可稱漢北、然河南至楚無水道、且與楚至近、不得曰逴遠、亦并非異域、則漢北爲江南、可無疑矣、又其言曰泝江潭由江南至楚、逆流而上也、林西仲、疑爲漢北上庸、此正順流、無用泝、且不得云望北山也、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牉、分也、好姱佳麗、則宜有匹矣、乃獨孤棲異域、何哉、則以其性本不羣、又無良媒以引進之耳、惸獨不羣、卽鷙鳥不羣之意、媒、引進之鳥、潘岳射雉賦、有雉媒之類也、道逴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逴音弔。逴與踔同、吳楚謂處於孤遠、聲援不及曰踔遠、史記遼東踔遠、今俗作窵遠非、道既遠、則君日忘之、又不得自申、惟有望山臨水、俯仰自失而已、

北山、即下文所云北姑山也、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短夜若歲、有心辭之、則雖短若長也、遼遠九逝、有心近之、則雖離必合也、不知曲直、夢中之境恍惚、不明也、南指月與列星、吾君在其下而息一見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識路營營或計其溯來之道、或求其可歸之徑、故營營擾擾而不得自休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既寤而又自咎曰、何我之靈魂誠信而徑行直遂、以為必可合乎、恐黨人之心不與吾同、雖至彼而理弱媒阻、彼尚不知我之從容、而非以干祿方且嫉妬之

不暇、寧肯爲我通其媒乎、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

潭音談水流沙上有聲曰瀨、今江南溧陽縣、有伍子胥投金瀨、卽此類也、泝、逆流而上也、吳地至楚、皆逆流沿江而上也、舊疑江南爲今之湖南、殊未知湖南至郢、皆順流也。此下疑脫軫石崴嵬蹇吾願兮二句、

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試若得以南行者然、益鬱極無聊而僞爲此以相解也、狂、如杜少陵漫卷詩書喜欲狂之狂、

軫石崴嵬。蹇吾願兮。

此二句、軫石蹇願、亦予欲望魯龜山蔽之之意也。疑應在泝江潭句下、狂顧南行句上、

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超回志度、脫畧旋轉其志度、勿復爲此拘拘也、隱進、微服密行也、

低佪夷猶。宿北姑兮。

北姑、卽上所望之北山、卽今之北固山也、越絕書、奏太湖、度北顧、卽北姑山、蓋字異而地同也、低佪而宿於此、則仍欲進而不敢進

矣、頫寃瞀容。實沛徂兮。欲進不得進、故至于頫寃瞀容、然心則實欲沛然得往爲快也

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靈遙思、言因愁苦神、日夜不忘、故靈魂夢寐之中、亦遙爲思念也、然路遠處幽、又無行媒、思之何益哉、不過稱道其所思、以頌其始末、聊以自爲寬解而已、則此心之憂、莫能自遂其願、究將誰告哉、此永歎增傷之所以難免也、

懷沙

懷沙篇作于頃襄王怒而遷之之後安于一死故絕無冀望追憶之情但其言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則其猶未至于湘陰之地而作于長沙故名曰懷沙然則何以有北次之言蓋原之爲計審矣王若不爲已甚則死亦無益王若急之則汨羅之計持之熟矣而豫期死于此者志稱汨羅山水明淨異于常處屈子久已擇爲致命遂志之所史公所稱雖死不肯自踈不容獘此身于汚淖之中所以自全其志者豈旦夕之故哉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滔滔長也指孟夏言今吳楚俱有日長滔滔之語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眴瞬同。○視之則杳杳然毫無所見甚靜而幽寂此承草木莽莽來鬱結紆軫兮。

離慜而長鞠。慜音閔。紆軫猶抑塞也慜憂也言所以鬱結紆軫者以罹此憂慜而長此困窮也此承傷懷永哀來、撫情効志兮冤屈而自抑。撫我之初情驗我之本志、固將大有所爲也而今乃得此冤屈而自抑何哉、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我之不能從俗、猶方之不能爲圜也乃小人百計而播遷磨折于我、是欲刓方枘以入圜鑿也然我之常度終不能廢則小人亦徒勞矣、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言我豈不知易其初先本然之道則無所播遷然此實君子所鄙、我豈爲之哉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畫墨皆匠人所用章明而志記之豈肯改之以從此偭規矩背繩墨之徒哉、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晠。晠同盛。內既厚而質復正直此大人之所以爲盛德也豈可改哉巧倕不斵兮孰

察其揆正。倕雖巧、然未嘗得斵、孰知其所度之正乎、猶屈子不能得政、孰知其治國之善乎、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元文本不易見乃遭幽暗之處、又遇矇瞍之人、則遂謂之不章、猶屈子之學本不易窺、又遭遠斥、則讒人短之易矣、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離婁之明、本無微之不矚、而瞽不自見、反以爲無明、此必當時亦有識屈子之人如蘭蕙其人者、而黨人并陷之也、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此承上元文四句而言、任小人之意、顛倒其是非也、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鳳凰能致天下文明、今幽四困苦之、豈能有所自見、鷄鶩能爭一餐之食、今使之得意翔舞、豈足表見于當世、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玉之與石、猶屈子之于庸人也、今視屈子如庸人而一概棄之、是尚能知輕重者乎、

夫唯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在黨人為鄙夫固位之計者、豈不知我之所善乎、特以固位之心勝、故一概量之、使不見巳之所短耳、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黨人之固位、所任者重、所載者多、宜其濟而後可免竊位之名也、今乃陷滯而不濟何哉、

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我雖懷瑾握瑜、又處于窮困、不知示之于誰、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邑中之犬、一有所怪而吠、則羣起而吠之、猶黨人之非俊疑傑、固庸人之態耳、犬猶然而

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庸態欲其不然得乎、不足責乃深責之、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文質疏朗而內含、衆知我之異采乎、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材樸委積、言其材質朴實、而委積于內者

甚多但不露于外故人莫知其所有耳莊子亦言充實而不可以已可見古人學問非若後人之搜索枯腸而僅得之者也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

遻音悟。襲亦重也豐如豐其蔀之豐言仁義以蘊藏之深故不可見也遻逢也重華明目達聰好問而好察邇言其從容而不求近功小利者皆得登庸今既不逢孰能知之哉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

承上重華不可遻而言若得重華並世豈至如此然古人亦有兩美不並者究何故哉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不獨重華之但以德見卽禹湯之以功見者亦不可想見矣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

強上聲。懲其違俗改其忿時抑下其心而自爲勉強以俟時

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

像。離同罹、愍音敏。像、如抽息篇、望三五以爲像之像、言我之雖罹憂愍、而勉強自持、不遷其操者、實願成吾此志、而使蒸美以三五爲像耳、而孰知至于此極哉、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汨羅水、在湘陰縣北七十里、由湘陰至汨羅、則爲北次、而日闇闇而無光、悽慘之象、爲時將至矣、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本將自寫以舒憂娛哀、而限之以大故、則亦宜致命遂志、而無如之何矣、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此二句、興起下二句之意也、修路休蔽、道遠忽兮。道行也、長路而有善蔽其君者存、則吾行雖遠、而亦忽焉至此矣、懷質抱情、獨無匹兮。懷其本質、抱其摯情、又無匹偶之人、以至于此、伯樂既沒。驥焉程兮。程、品題其聲價也、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

心廣志。余何畏懼兮。人受命于天諒有一定之數則余之心雖將死不亂余之志將取義成仁、又何畏懼哉、曾傷爰哀永歎喟兮。貧重也雖重傷于哀亦不過付之長歎而已、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故不可謂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古有明知其死不可讓而願勿愛其軀者如彭咸之忠我之明告于天下後世之君子者實將以此爲類而非徒以死慤君也、

思美人

思美人篇作于今之江南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美人謂懷王、擥涕、雪涕也、竚眙、竚立而直視也、

媒絶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詒、遺也、承上而言、已思君之甚而不得見、言又非可結聚而遠贈、即欲贈言、而媒絶路阻、亦無可通、媒絶指下不將難當、路阻指下陷滯沈菀、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于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蹇蹇勤勞也、煩冤煩亂冤苦也、陷滯不發、若車之陷于泥淖、莫能自拔也、申旦、明其旦誓之信、以發舒其中情也、沈菀、沈淪菀結也、莫達、已既不能發而自致于君、謂人之達、而又不將難當也、豐隆雷

神、豐隆去之疾，故雖遇而不及。將歸鳥，高辛之倏然高飛，各自爲計，故難相值。當，值也。

靈晟兮。晟、盛同。遭玄鳥而致詒。承上歸鳥而言，高辛當威靈赫盛，故其妃亦得蒙元鳥之詒，楚國當德業衰頹，故其臣求一歸鳥而不得也。

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馮，音平。言傷其無媒，不若變節從俗乎，而心既內媿，謂因歷年罹愍，而忍于一慭乎，而當年滿意行道之心，猶未能化，蓋變節則不能行道，枉已則不能正人，然枉道徇人，君子所恥，亦寧窮約終身而終莫能變易，而已壽考長年如此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明知前日所行

不可終遂而此度不改明受小人顛覆之患而路不可易所以自堅其志也惜誦篇同極異異路人與我異也此言我與人異其理則一也蹇行不前也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馬良御工亦見其術之不謬而道之可行矣故更駕而操之然前之所以顛覆者或因行之太速今且勿驅而安行之前之所以不遂者或以不得其時今且須其時日或可行也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嶓冢西隈秦地也纁黃為期即黃昏為期之意蓋屈子本與懷王密謀圖秦故與齊同盟王甚任之也今復言之思行其初志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悠悠長也日將者意欲如是也然但曰遵江夏以娛

憂則其勢斷不得歸國可知也搴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
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大薄長洲
皆地名在今江南招魂篇路貫廬江兮左長薄
大薄芳茝長洲宿莽可見隨地隨時皆學也
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解人所束縛而貨者吾解而取
之易為之至不比茝莽也萹即今之萹豆爾雅
萹苻止又荅接余其葉苻蓤苻草付也接余如
人以掌付物欲人來接余之物也荅與萹其葉
皆圓如掌荅葉在水流動其付似欲人接故曰
接余萹葉付物難動故其付止于此也薄薄荷
也本草以菝蔄為薄荷誤也菝蔄草莖如馬齒
莧而欠赤葉如柳而嫩開小白花可以治癖楚
亦產之此以萹薄雜菜喻縱橫雜說也雜說雖
非正道然設有如張儀之流者亦當關其口而
奪之氣如孟子折淳于髡諸葛武侯辨羣儒故

當備爲交佩、但非常佩耳、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絶而離異。嘉薄之佩、本非所屑、而又久而不用、遂至繽紛繚轉萎絶而與我相離異焉、然萎絶離異、絶無傷惜之意、則亦見此物之無足重矣、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江南、在楚之東北、故謂楚爲南人、觀其變態、謂觀其變幻作何究竟也、蓋變通窮久、徐觀其後、必當有用、我之日、故下云、竊快在其中心也、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竊快者、念天地之無往不復、又欣吾道之有成也、揚厥憑而不竢、重仁襲義、謹厚爲豐、無待于外也、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芳澤雜糅、本不期其出也、而旣憑則芳華

自出、誠則形也、烝、四塞也、遠烝、則較出又加盛矣、而要非騖于遠、乃憑之足而自然外揚遠之近也、然君子立心、茀欲保其情質而已、孰知闇然日章若此哉令薜荔以為理兮。惮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舉趾緣木、踰責緣、褰裳濡足、踰失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說同悅。承上而言、責緣不肯為失足不能為也、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固者決辭、承上不說不能而言也、然者疑辭、未可因此止也以起下廣遂前畫意、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前畫、即前轍前圖也、廣遂、多方以求遂也若此者、固不能改吾度耳、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

之故也。命旣宜于處幽雖廣遂而無益亦將無如之何而止矣然願及白日悠悠而未暮庶幾煢煢南行寧踐彭咸之故轍而已煢煢隱進之貌

惜往日

惜往日篇。垂死之音。作于今之湖南者。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往日曾信指懷王信任時言。昭時顯著其時所宜行者。則列爲規條。如造爲憲令是也。

奉先功以照下兮。先功祖宗之法度照下。則民之隱微必達。

明法度之嫌疑。法令章程之有私弊可疑者。則明其故而更定之。

國富強而法立兮。昭時則農事勉而國富強。別嫌疑則不私于近倖而法立。

屬貞臣而日娭。娭音嬉。貞臣原自謂。日娭臣任其勞。則君處于逸。謂王甚任之日也。

祕密事之載心兮。原所言秘密之事。則懷王存之于心而不肯洩也。君不密則失臣。懷王當時蓋甚明也。

雖過失猶弗治。有過失猶弗治。蓋信其心之無他也。

心純龎而不泄兮。王所

與罔者。原亦不敢洩之于外。臣不密則失身。原于此時。亦自謂無虞也。遭讒人而嫉之。上官大夫讒平伐其功之罪也。君含怒以待臣兮。君發怒則猶可剖其心迹。惟含怒則君既未言其何事。臣又難請其何故。此讒人之所以巧中也。不清澂其然否。君不清澂此言之然否。臣安敢辨此言之有無乎。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虛不實也。使人自疑曰惑。使人自差曰誤。使人兩不知曰欺。以虛無之事告君。使君自疑而誤以其前之所盡忠者告爲不忠。又使之兩不知其故。王與原皆墮其術中。原亦被疏之久。而始知其故。則已晚矣。讒人眞巧于蔽晦君之聰明哉。弗參驗以考實兮。弗參之輿論。而惟讒人之是信。弗驗之行事。而惟影響以爲憑。則亦何從得其實乎。遠遷臣而弗慮。此追述既絀之後。即被遷放也。

信讒諛之溷濁兮。贓氣志而過之。溷混同。混濁有二義。讒屈子之罪則故若寬大而不與分明諛懷王之能則已至聖明而無庸矩矱故懷王信其模糊之言而遂自盈其氣志以譴屈子也何貞臣之無辠兮。被讒謗而見尤。此呼天自訴之辭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慙我之誠信如日月而此身幽隱猶時防小人之害則不若自沉之爲愈也史記不過言項襄王怒而還之沉亞之作屈原外傳乃云王逼逐之遂以五月五日自投汨羅以死以此知小人假王命以逼逐屈原如唐宋忠梗之以言事忤權要者遷謫于蠻烟瘴雨之中小人于遂路毒之賊之或僞詔賜盡而以疾卒聞或逼迫恐脅無所不爲必致死而後已君門萬里賢主尚難盡知而況懷襄之不明乎。此二句疑應在贓氣志而過之下臨沅湘之玄

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不能建功立業、而没世無稱、亦所不計、惟惜君之終于壅蔽、而不得明其故、使君以臣爲不忠而怒之、臣以君爲不察而怨之、情義兩相隔絕耳。此下脫焉舒情二句、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君苟有權度自然情切不差、何至芳草蘊崇于藪澤而婁絕耶。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焉如字。君既不昭、何處發舒其情、呈露其信乎、則亦可苐安于死亡無聊而已。此二句、疑應在惜壅君之不昭下、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獨有鄣壅之人、以蔽隱君之聰明、使貞臣欲上達而無由、閩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

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興國之君臣如此、而我不能逢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亡國之君臣如此、而我獨逢之

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言但使君能爲晉文之一寤、則我雖死而猶生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原自謂

或訑謾而不疑。謂君之于讒諛

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旦、明也。申明別白也。所以起下致芳草蚤夭之故也

何芳草之蚤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芳草蚤夭、微霜固所

以戒人知寒也猶賢人既盡、國運亦隨之矣君得無少戒乎。此下疑脫自前世嫉賢二句、

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諒君之聰不明、故爲讒諛所蔽壅、懷王之世已然、而況頃襄乎、故曰日得、蓋原死于水、猶可、若死于小人之手、則小人愈得志矣。此二句、疑應在禍殃之有再下、不畢辭以赴淵土、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前世、懷王時也棄之已久、安得不蚤夭乎、古詩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亦此意也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不意得之于不意中也

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光明磊落

絕無曖昧而易察也君何以不知其冤乘騏驥以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辟同譬。法度之不可棄也如此君何棄明法度之臣乎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小人遇逐而惆悵之必以將即大刑或更加戮辱俱不可必也故不忍再受其殃。此下脫諒聽不明而蔽廱二句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言我之為此嘵嘵非畏死而不早決實恐所懷未盡而死君將終于廱蔽而不能識真偽矣然則臣之畢辭而死君倘能察則臣雖死猶生也

橘頌

此賦物之祖也寓意分明與荀子諸賦競爽未知作于何地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徠古來字。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自古帝王即以此爲美樹而性橘是用也服用也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橘踰淮而爲枳故賦命之初即宜生于南國也深固難徙。更壹志兮。橘樹種于此即于此成實徙之則不實而多死是其志之專一深固難動也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橘華小而白與葉偕繁故曰紛其可喜曾枝剡棘。圓果摶兮。曾枝高枝剡棘利刺圓果雖出于天然而有若人力所摶則天賦之厚矣青黃雜糅。文章爛兮。或青或黃有類文章之外著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精膏液也其膏液之色在內而白猶不昏于汚累者之足以任道也紛緼宜修。姱

而不醜兮。紛緼紛綸蘊蓄也總上意而并言之言其與所美甚爲相宜而歎其姱而不醜爲可用也古詩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稱所美以蘄見用于君同此用意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承上更壹志而頌其今日之成就非無自也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承上受命不遷而頌美之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承上深固難徙而頌之之言物之可以喜者以其求利澤于人故隨所徙皆生橘之不然者以廓然無求于利澤也

蘇世獨立。蘇散也不與世相合也

橫而不流兮。橫縱橫也流從風橫而靡也言雖枝幹縱橫不至波靡也承上會枝剡棘而頌之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承上圓果摶兮而頌之言既無閑隙之可乘亦無瑕纇之可指而何以至于見棄也

秉德

無私。參天地兮。承上文章爛兮而頌之，言有內必形諸外，是其秉彝之德，無所私曲，非得天地之正氣，而足以參立於天地之間者乎。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謝如大招青春代謝之謝，屈子自言願與長結爲歲寒之友也。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淑離之離，應作麗，故下接以不淫字。梗，如强梗之梗，美麗不淫，則不徒以華辭悅世，梗而有理，則不徒以犯諍沽直。承上願與長友，起下所以可師長之故也。年歲雖少，可師長兮。承上淑離二句而頌之，言其有如是之德，則年雖少而可以取法，不必若櫟之百圍，檜之千歲也。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伯夷特立獨行，橋亦能蘇世獨立，豈非行足以比伯夷乎。吾不得見伯夷，則見橋如見伯夷矣，故願置以爲像。

悲回風　悲回風篇作于郢都中所有之境如聽潮水從江淮似爲今江南地

然細玩之皆寓言也屈子被疏之後黨人謀復逐屈子必先謀去屈子所樹之賢人已旣被嫌而不敢言又不忍見此昏濁之象故爲無聊之言以自託始曰悲回風之搖蕙卽離騷樹蕙百畝而今見其受侮如此也末曰吾惜往昔之所冀卽離騷冀枝葉之峻茂而今見其摧折如此而將來更有可畏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回風羊角風也古詩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回風搖蕙喻小人以危法中君子而同類不得不內傷也

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履霜堅冰至蘭蕙屈子所樹邪黨欲紲屈子亦必先去屈子所薦賢人而後漸及于屈子也

夫何彭

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造思、起意也、志介、卽介子推也、左傳以志吾過、故日志介、下文介眇志之所感求介子之所存告謂此也、彭咸介子、生不同時猶遥相感激、一則死于水、一則死于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况回風搖蕙、能令我不內傷而忘彭介之操乎、

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承上聲有隱而言、小人固未敢明言欲去君子、而變詐其情、然豈知萬變而莫能掩蓋則誠以虛僞之不能長也、

鳥獸鳴以號羣兮。鳥獸猶號羣、兎死狐悲、回風搖蕙、我安能不傷耶、

草苴比而不芳。比去聲下同。承上虛僞難長起下幽而獨芳

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魚雖葺鱗自別、然不過成其爲魚、猶小人之比而不芳也、蛟龍雖隱其文章、然終得成其爲蛟龍、猶君子之幽而獨芳也、故荼

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承上二句、起下獨宇、荼苦菜、吳名蒲公英、淛名苦菜、根似野蒿苣、又野蒿苣、油菜、俱名苦菜薺、卽今之薺菜、郢中名蘇遂菜、味甜、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佳人、卽蘭茝幽而獨芳之人、統世自貺、以負荷世道爲已任也、

渺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渺、微也、想也、相羊浮雲輕漾之貌、晉文賢君、而遠志及于介子者、不過如浮雲相羊、屈子更無志念者、又甚于子推矣、

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言介子之得以君爲志過而感動者、因有賦龍蛇之詩、以代明其事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承上獨芳、起下獨隱伏而息慮、

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

兮。患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今小人播屈子所引之賢則行道無期、自有不眠至曙、掩哀不去之苦矣、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從容周流、不寤而緩行深念也、自恃、猶支持也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於音汙邑悒同。我傷心太息、其可憫憐之故、是以氣於邑而不可止也、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纕、佩也膺袜胸也、喻思心愁苦之時、不與我相離也、然玩糺折編二字、有自縛自弄之意、蓋無聊之言也、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外勢既如此、內患無可爲、欲不見而不得、時見之又不忍、惟當折若木以蔽日光、使小人不見我、我亦不見小人、隨風吹蕩任

此不分阜白之蒼天而已、仍仍然浮舉也、老子我獨乘乘兮其未孩、**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畧存一髣髴、而未曾見也、然心巳踴躍而不忍矣、其奈之何哉**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超、疾躍也、自撫其珮衽、以案其志、若別有所寄者、乘此惘惘然不甚分明之際、而疾躍以行、或可留落此思心愁苦、若待分明、恐又不忍行也、**歲曶曶其若頹兮。**曶音忽。歲、巳之歲也、曶曶、速貌、若頹、老也、**時亦冉冉而將至。**含下薠蘅句、兼隱國事日非之意、**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巳歇而不比。**時非、故薠蘅槁、芳巳歇而不比、君子無黨、不若小人之比而不芳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自憐思心、既如佩之不離左右、而又莫可懲創、**證此言之不可聊。**不可聊、無聊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死而流亡固所不堪、然編愁苦以爲膺、則尤所難耐、所以宜惘惘遂行、而乍可爲孤子放子也、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唫與吟同。臣子一例、君忍視臣之抆淚不還乎、孤子、放子、如尹伯奇之且吟且哭、履霜以死也、孰能息而不隱兮。息則不能不痛、以見思心不懲之難也、昭彰咸之所聞。人尚如此、況我明所聞於彭咸者乎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景影同。景之應形、響之應聲、理所宜然、今唫而抆淚放而不還、緣離君太遠、路既眇眇、故默默然不能感而遂通也、聞省想而不可得。聞省想而不可得、孤子放子苦境也、省、君之省察聞于已、想、已之想像聞于君。此下疑脫下借光

景以往來四句、又脫浮江淮而入海六句、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承患心愁苦而淺言之、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承為纕為膺而顯言之、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穆穆然靜也、眇眇無垠、承上路眇眇而推言之、無儀、無可儀像也、承上入影響而深言之、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聲隱而相感、兩美必合也、物純不可為、荃不揆寸也、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邈漫漫之不可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也、縹縹遐遠意、綿綿長也、不可紆、不能曲以就我也、愁悄悄之常悲兮。悄悄、隱愁貌、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

居。欲檷然而下，則冥冥之象，無可娛也；欲淩大波而流風，則惟有託彭咸之所居而已。上高巖之峭岸兮。此與登石巒以遠望，皆承惘惘遂行而言，蓋不忍此心之常愁而託遠遊以自解也。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攄，手循也。蜺卑而虹高，故先處雌蜺之末，而後得據青冥以攄虹也。儵忽捫天，則所處最高，呼吸通于真宰，而吸露漱霜，可以滌蕩一切，息心愁苦矣。莊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吸浮涼，漱凝霜，蓋亦息心愁苦，焦神內熱，而思有以解之也。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內則吸露漱霜，外復依風穴以乘涼，故煩熱去而暑能自息，乃忽然傾側而醒寤，復眷戀而不能已矣。馮崑崙以瀓霧兮。隱岐山以

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礚音蓋澂霧去在上之蒙蔽、清江、別在下之濁流、此亦無聊之極、而患有所寄、因以喻其志也、涌湍礚礚波聲洶洶、則凛乎不可久留矣、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容容、雲霧擾亂之貌、山鬼篇、雲容容兮在下、無經、亂而不整也、芒芒、空曠也、左傳芒芒禹跡、紀、極也、此又舉目而見其象之無定、而無可託也、此二句、根澂霧來、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軋撓而止之也、欲軋之則水回洋洋而無可軋不軋、而任水之自馳、又不知其委移而何所止也、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翻翻、水墊出貌、上下、汩而復沒也、翼、遥遥、如鳥翼之分而遠去也、左右、倚兩岸而行也、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潏潏

水聲、前後或前或後也件張弛之信期如一張一弛之有信而可期也張弛見禮記、此六句、根隱岐山以清江三句來、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

炎氣相仍、則去一障而一障復生、煙液所積、則其蔽已久、而非一朝之力所及承上而言激霧之難、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

霜雪交下、則陰黨凝沍潮水相擊、則瀉流往來承上而言清江之難、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

光與影往來甚速、故借之以遊猶隨飄風所仍之意施黃棘之枉策蓋使其創巨痛深而行之速、所以求介子、見伯夷從子胥、悲申徒須刻而至也夫光景本無可乘、亦無可策、然既借以言之、則及詩自策之意、亦可見矣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

自借光景以往來至此、四句、疑應在閶省想而不可得下、心調

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心雖若有所調度而實不能去者以深明吾志之不他適而已前證此言之不可聽于此益足以明其託言而非本志矣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悐音惕。往昔所冀冀蘭蕙今已如此摧折故可怨而將來之回風可悼更足令人惕惕然也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子胥之潮神在浙江故須由江淮入海由海入浙而後能從子胥以自安也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節。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申徒狄諫桀不聽而隱聞桀被放而亡乃抱石投河而死任重石之何益言雖死而已無補于君也屈子既放楚亦遂亡不亦悲哉。自浮江淮而入海至此六句疑應在見伯夷之放迹下心絓結而不

解兮恩蹇產而不釋。絓結不解，則將終于宛結內傷，蹇產不釋，亦無如此

彭咸之造恩何矣、